

開放文學－推理探案－施公案 第一回 胡秀才告狀鳴冤 施賢臣得夢訪案

話說江都縣有一秀才，姓胡，名登舉。他的父母為人所殺，頭顱不見。胡登舉合家嚇得膽裂魂飛，慌忙出門，去稟縣主。跑到縣衙，正遇升堂，就進去喊冤。走至堂上，打了一躬，手舉呈詞，口稱：「父師在上，門生禍從天降。叩稟老父師，即賜嚴拿。」說著，將呈詞遞上。書吏接過，鋪在公案。施公靜心細閱。上寫：具呈生員胡登舉，祖居江都縣。生父曾作翰林，告老家居，廣行善事，憐恤窮苦，並無苛刻待人之事。不意於某日夜間，生父母閉戶安眠。至天曉，生往請安，父母俱不言語。生情急，踢開門戶，見父母屍身俱在牀上，兩個人頭，並沒蹤影。生忝居學校，父母如此死法，何以身列校庠對雙親而無愧乎？為此具呈，嚙叩老父師大人恩准，速賜拿獲兇手，庶生冤仇得雪。感戴無既。沾仁。上呈。

施公看罷，不由點頭，暗暗吃驚，想道：「貪夜入院，非奸即盜。胡翰林夫婦年老被殺，而不竊去財物，且將人頭拿去，其中情由，顯係仇謀。此宗無題文章，令人如何做？為難良久，說道：「即委捕廳四老爺，前去驗屍。你只管入殮，自有頭緒結斷。」胡秀才一聽，只得含淚下堂，出衙回家，伺候驗屍。

且說施公吩咐速去知會四衙，往胡家驗屍呈報，把呈詞收入袖內，吩咐退堂。進內書房坐下，長隨送茶畢，用過了飯，把呈詞取出，鋪在案上翻閱。低頭細想，此案難結。欠身伸手，在書架上拿了古書一部，係《拍案稱奇》，放在桌上要看；對證此案，即日好斷這沒頭之事。將《拍案稱奇》，自頭至尾看完，又取了一部，係海瑞參拿嚴嵩的故事。不覺困倦，放下書本，伏於書案之上，朦朧打睡。夢中看見外邊牆頭之下，有群黃雀兒九隻，點頭搖尾，唧哩喳喳，不住亂叫。施公一見，心中甚驚。又聽見地上哼哼唧唧的豬叫；原來是油光兒的七個小豬兒，望著賢臣亂叫。施公夢中稱奇，方要去細看，那九隻黃雀兒，一齊飛下牆來，與地下七個小豬兒，點頭亂噪。那七個小豬兒，站起身來，望黃雀拱抓，口內哼哼亂叫。雀噪豬叫，偶然起了一陣怪風，把豬雀都裹了去了。施公夢中一聲驚覺，大叫說：「奇怪的事！」施安在旁邊站立，見主人如此驚叫，不知何故，連忙叫：「老爺醒來！醒來！」施公聽言，抬頭睜眼，沉吟多時。想夢中之事，說：「奇哉！怪哉！」就問施安這天有多時了。施安答道：「日色西沉了。」施公點頭，又問：「方才你可見些什麼東西沒有？」施安說：「並沒見什麼東西，倒有一陣風刮過牆去。」施公聞言，心中細想，這九隻黃雀、七個小豬奇怪，想來內有曲情。將書擱在架上，前思後想，一夜未睡。直到天明，淨面整衣，吩咐傳梆升堂。坐下，抽籤叫快頭英公然、張子仁上來。二人走至堂上，跪下叩頭。施公就將昨日夢見九隻黃雀、七個小豬為題出簽差人，說：「限你二人五日之期，將九黃、七豬拿來，如若遲延，重責不饒。」將簽遞於二人。二人跪臥半步，口稱：「老爺容稟：小的們請個示來。」

這九黃、七豬，是兩個人名，還是兩個物名，現在何處？求老爺吩咐明白，小的們好去訪拿。」言罷叩頭。施公一聽，說道：「無用奴才，連個九黃、七豬都不知道，還在本縣應役麼？分明偷閒躲懶，安心抗差玩法。」吩咐：「給我拉下去打！」兩邊發喊按倒，每人打了□五板。二人跪下叩頭，復又討示，叫聲：「老爺，究竟吩咐明白，待小的們好去拿人。」施公聞言，心中不由大怒，說：「好大膽的奴才！本縣深知你二人久慣應役，極會搪塞，如敢再行囉唆，定加重責！」二人聞言，萬分無奈，站起退下去，訪拿九黃、七豬而去。施公也隨退堂。

施公一連五日，假裝有恙，並未升堂。到了第六日，一早吩咐點鼓升堂，坐下。衙役人等伺候。只見一人走至公堂案下，手捧呈詞，口稱：「父師，門生胡登舉父母被殺之冤，求父師明鑒。倘遲久不獲，兇犯走脫難捉。且生員讀書一場，豈不有愧？如門生另去投呈伸冤，老父台那時休怨！」言罷一躬，將呈遞上。施公帶笑道：「賢契不必急躁。本縣已經差人明捕暗訪，專拿形跡可疑之人，審得自然替你申冤。」胡登舉無奈，說道：「父台！速替門生伸冤，感恩不盡！」施公說：「賢契請回，催呈留下。」胡登舉打躬下堂，出衙回家。且說施公為難多會，方要提胡宅管家的審問，只見公差英公然、張子仁上堂，跪下回稟：「小的二人，並訪不著九黃、七豬，求老爺寬限。」

施公聞言，激惱成怒，喝叫左右拉下，每人打□五大板。不容分說，只打的哀求不止，鮮血直流。打完提褲，戰戰兢兢，跪在地下，口尊：「老爺，叩討明示，以便好去捉人。」施公聞言無奈，硬著心腸說道：「再寬你們三日限期，如其再不捉拿兇犯，定行處死！」二差聞言，箭繃打戰，只是磕頭，如雞食碎米一般。施公又說：「你們不必多說，快快去捕要緊。」施公想二役兩次受刑，亦覺心中不忍，退堂進內。可憐二人還在下面叩頭，大叫：「老爺，可憐小的們性命罷！」言畢，又是咚咚的叩頭。縣堂上未散的三班六房之人，見二人這樣，個個兔死狐悲，歎惜不止，一齊說：「罷呀！起來罷！老爺進去了，還求那個？」二人聞言，抬頭不看見老爺，忍氣站起，腿帶棒傷，身形晃亂。旁邊上來四個人，用手挽架下堂。

且說施公退堂，書房坐下，心中想：「昨日夢得奇怪：黃雀、小豬，我即以九黃、七豬為兇人之名，出票差人。無憑無據，真難察訪。不得已，兩次當堂責打差役，倘不能獲住，去官罷職，甚屬小事；怨聲載道，而遺臭萬年。」前思後想，忽然靈心一動，轉又歡悅，如此這般方好。隨叫施安說道：「我要私訪。」施安聽得，不由嚇了一跳，口稱：「老爺，如要私訪，想當初扮做老道，熊宅私訪，危及性命，幸虧內裡有人護救。」

而今再去，內外人役，誰不認得？」施公一聽，說：「不必多言，你快去就把你穿的破爛衣服取來，待我換上。」施安不敢違拗，只得答應。出書房到自己屋內，將破爛衣服搬出，送至老爺房內。

且說施公將衣換上，拿幾百錢，帶在身上，以為盤費之用。

施公自到任後，沒有家眷，只跟來施安等二人，衙內並無多人，還有兩名廚子。施公吩咐晚飯用畢，趁著天黑，好出衙門，以便辦事。吩咐施安小心看守，施安答應，隨將主人悄悄送出，又對看門皂隸說道：「老爺今日出去私訪，不許高聲，快快開門。」施公步出，一溜一點而去。

施公正走中間，只見茶坊之內，一些人在燈下坐著吃茶。

正往裡面鑽，走堂的見衣服破爛，不象個吃茶的客人，就出言不遜。施公一聽，心下不悅，後又歎息：既然私訪，計較什麼話？只作不聞。叫：「走堂的，快拿茶來，要用香片，快些泡來。無論什麼點心，只管拿來，吃完照數給你門銀錢。」走堂的聞言，就不敢輕慢了。隨即送上茶來，並各式點心。施公坐著吃茶，側耳聽那些人言言語語。內中一人道：「你們這縣內，老爺清正。自到任來，諸事廉敏，體恤民情，一方福星，真可謂青天！」眾人說完，大家走散。施公一見，欠身將茶錢會清出店。夜晚路上人稀，忽然烏雲密布，狂風大起，細雨紛紛，甚為焦急，又覺身疼，忽然想起：「我何不到城隍廟裡去避雨投宿？」隨即邁步前行，一溜一點來至廟前。瞧一瞧四顧無人，廟門緊閉。那雨密密而下，沉吟歎氣，沒奈何且在山門之下容身。可喜雨止雲散，一輪月光，地濕難行。鼓樓已交三更，只覺身上寒冷，實在滿目淒涼。賢臣只為民情，絕無反悔之處，只知為官與民除害，誠謂事君能致身，快樂而無怨。只愁胡宅人命，如何訪出真犯，如何結案？耳內忽聽交五鼓，堪堪黎明，一夜未眠，漸至天亮。見有往來行人，連忙起身，出了台階，一溜一點，向街坊上走。把這頂破帽子按了個齊眉，縱然撞著熟人，把頭一低而過，留神細訪那土豪惡棍，以及那殺人兇犯。

堪堪時交巳刻，肚內饑餓。見有個飯店，正進去吃飯，邁步前走。那知掌櫃的一見施公相似乞丐，渾身破綻，面目漆黑，一聲大喝，叫：「那窮人不要進來！」施公一聽，即住腳步，帶笑回答，叫道：「掌櫃的，不必口出惡言，我是照顧你的，並非討飯之人。我如今會過了錢，然後吃飯何如？」說罷將錢取出交於櫃上。於是才端東西來。施公一邊吃，一邊暗歎，正歎世情之薄，往外觀看，見一個半老婦人，走到店前，又哭又喊。

年紀約三□餘歲，披頭散髮，臉上青紫。懷抱小兒，兩眼流淚，口內數數落落道：「奴家現有千般怨恨，這段冤枉，活活屈死

人了！欲去告狀，偏偏的縣主又病，衙門人攔住。我這屈情，挨到幾時申冤？聽說縣老爺官清似水，誰知竟不坐堂了。未知病係真假。若是假病躲懶，有負皇恩，不理民詞，枉為民之父母！明早我且去告，擊鼓鳴冤，如再不准我告，我就一頭撞死！」

說完，又哭又罵。後面圍繞許多人看。施公聽見，暗說道：「好叫人不解！一個婦人，竟敢毀罵官府。但不知所為何情？待我出店跟他去，自得其詳。」

且說訪拿九黃、七豬二役，回到家中，吃酒商量，九黃、七豬的事情，竟無法訪緝。子仁說：「英兄，咱二人日期都忘了。你我歇一夜，明日假裝乞丐，再於城裡關外，日夜巡訪。」

不怕為難事，只怕不專心。」公然聞言，點頭道：「既辦公事，要自己竭力。」二人酒飯都已吃完，安息一宿。次早起來，即忙改扮停當，同出門去，要訪九黃、七豬的消息。子仁說：「今日乃是七月□五日，往年江都縣裡，關外觀音院寺，我見辦會的不少。我二人現未訪著囚犯，何不到此關外蓮花院廟中走走？」英公然答應：「使得。」二人一同邁步，直向廟而來。

登時到了門首，看一看清門淨戶，並不辦會。二人立了一回，見廟中角門內，走出兩個小沙彌來。留心細看，但見：大的約有□五六歲；小些的有□一二歲，個個生得唇紅齒白，即如小女孩一樣。一個手拿掃帚，一個手拿斗箕，嬉嬉笑笑，走至山門以外。二差看見，忙忙讓開。兩個小和尚抬頭看見二人，身上襤褸，點頭歎惜道：「你等可來不著了！往年間，我們院裡，必做盂蘭盆會，二位窮大哥，要吃點個齋飯，是容易的。今年不能了，我們廟內來些人，倒象鬧喪的，因此不辦了。」大的說：「你哥兒們既來，也無空回之理。如肯替我們打掃打掃，我自然與你飯吃。」二差聽說，一個來接掃帚，一個來接斗箕，一面掃地，一面同小沙彌講話，問道：「二位小師父，幾時做和尚的？師父叫何名字呢？」二人答道：「我本是良家子弟，因自小多病，無奈做了和尚，起早至晚，燒香、掃地、唸經。」

我師父真厲害，他的法號，人稱「九黃僧人」。小和尚說的無心之話，兩公差聞言，不由心內一動。英公然向子仁擠擠眼：「九黃」二字對了！又見一人從外挑了一擔菜蔬，往廟內送去，還有雞鴨魚肉。公然看見，要察訪真情，叫聲：「二位小師父，我今膽大，借問一聲。依我想來，此乃善地。不知用此等物何故？既不辦會，或是請客麼？」小和尚見問，就望著大沙彌連忙努嘴。小沙彌方交□二歲，那知好歹，先就嘴快說：「窮大哥聽我細細說來，千萬外面勿要告訴別人！我家師真真厲害，手使單刀，有飛簷走壁之能，結交天下英雄，江湖弟兄。今日當東請客，故買雞肉。還有一言，我們廟內缺少燒火之人，二位願意，豈不是好？」二差聽了此言，正中機關。子仁帶笑，又問道：「令師想在廟中，我們進去見見，如其果能用我二人，深感大情。」沙彌見問，又低聲說道：「我們家師，今日早晨進城，未回廟中，在城裡尼姑庵內。七月□五辦會，請客演戲，夜晚還放煙火。那女尼是我家師的乾妹子，年紀二□多歲，生的美色。家師代他買的廟宇，傳授他武藝，跨馬掄刀，件件皆能。法名叫七珠姑姑，遠近皆知。」大沙彌在旁聽見，大喝一聲，罵道：「小禿驢！你又混學舌！前者師父打誰呢？又說瞎話！叫師父知道，把筋還要打斷了你的！」正說間，忽從內裡走出一人，凶眉惡眼，粗壯高大，大叫一聲：「大沙彌，後面的哥兒們叫你！」大沙彌答應，即忙跑進去了。未知後事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